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四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率逢原除都統制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樞密院關池州駐劄御前諸軍副都統制率逢原奉聖旨除都統制令臣書行右臣竊指湖湘已聞率逢原之為人且見其行事矣其

在江陵其在襄陽與今在池陽監司帥守皆患苦之屢有文字上煩朝廷雖然猶有可解者監司帥守與軍中事不相關未必非好惡之偏也近者淮西總領鄭湜親見其馭下無恩將士多怨徒以為管軍之人頗繫觀聽不欲斥言逢原之罪而按其中軍統制崔公亮以警動之逢原果不自安且無以掩諱其失至於自劾陛下曲加覆護與降放罪指揮是豈以為無罪乎而遽進為都統制臣不知其說也臣聞中興之初分置屯所江淮之

間付之諸將懼其專恣難制也而别置總領給餉其軍將以王人為之用示威重淳熙三年六月七日特降聖㫖指揮令專一覺察諸軍掊克之事聖謨遠矣今率逢原為帥無狀密院鐫戒尚不知改至為總司所發上章待罪始稍有嚴憚王人之意若陛下朝以為罪而暮遷擢之則是教之不悛也以副統制陞都統制未為超越但適當宥過之時未見改過之實遽此除授則有功者何以待之臣恐將帥解體且傷總領之威重也欲望聖

慈將率逢原新命特賜追寢使之深自循省士無愁歎然後進遷庶允物議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

伏候勑旨十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第二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率逢原除都統制奏狀奉

御批依已降指揮右臣昨具論奏率逢原方以自劾放罪不當遽遷都帥臣之愚見以為朝廷勸懲宜有次第不應功罪混為一區今率逢原以總領鄭湜按其偏將

括克士伍驟廢軍政於是稍知嚴憚務自刻責而陛下為之覆護特從宥免此陛下善將將之道而卒逢原感激思奮以功補過之時也若乃信宿之間遽有遷擢臣恐逢原麄人昧於理義妄窺朝廷意出姑息却復專横愈無悛心故敢瀆犯天威乞寢新命不惟為陛下惜此舉措亦所以全逢原也至於逢原為帥無狀事迹非一前後臣寮屢有文字臣不欲因此悉數暴逢原之惡正以事關軍衆慮傷事體區區欲望聖慈特從所乞必須

知攺然後除授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再錄奏聞伏候勑旨十二月二十六日

內引劄子四年正月

人主無職事以愛惜人才為職事夫愛惜人才徒貴之以爵位不若養其聲望之為美徒榮之以恩寵不若全其操履之為大凡立乎人之本朝爵位隆而聲望汚恩寵盛而操履闕此公論所甚不與也公論不與將為庸人則是貴之者適所以賤之榮之者適所以辱之也恭

惟祖宗承五代之後士風極衰而一旦作興之至過漢唐而無愧三代無他道也養其聲望全其操履而已在仁宗時范仲淹歐陽修余靖尹洙之徒嘗以論大臣除授不當去國矣已而仲淹修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存之則雖仲淹修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仲淹修者乎在神宗時司馬光吕公著蘇軾轍之徒亦嘗以爭新法去國矣已而光公著等之賢果信於天下爲時名臣向使當

時不明諸臣去就之誼而苟留兩存之則雖光公著等不能暴白於世而況不如光公著者乎由是觀之愛惜人才必如是而後可不然將淪胥而為庸人夫庸人者一世所棄何鄉而立有臣如此國家何賴焉則亦非上之人之利也以臣所見近代人主覆護臣子容忍不棄未有如陛下者然以為愛惜人才則未也既曰覆護之而不謂之愛惜之者何也眷之於爵位恩寵之間而不務明其去就之誼故也比者有以臺官察朝士者矣陛

下皆出之出之誠是也俄而並名兼用為卿將孰是孰非耶有以後省官駁從班者矣而陛下為罷給事中罷之可也已而並除職名一去為郡一降為王府官然則是均有罪耳有以諫官疏大臣者矣而陛下欲並用之大臣乞去不得請諫官乞去又不得請然則是俱賢耳雖然賢否混殽何以為國猶可解者則皆士大夫也至如臣衰儒攝官詞掖嘗不度踈賤論奏內侍不當為知省官雖蒙陛下納臣之章不行詞不賦祿而其人至今

出入禁闥與見任無異近復有旨令兼他官中書後省
與黃門相持而不決號令自今可廢此尤不可者臣故
曰陛下可謂覆護羣臣者矣而非愛惜人才之謂也臣
不勝拳拳欲望陛下務明人臣去就之誼者此也誠以
愛惜人才為職而明其去就之誼請自不存其兩可以
臣之可備使令則當去內侍以臣為不足備使令則當
去臣臣之誼明則羣臣亦各務明誼羣臣各務明誼而
後聲望不汚操履無闕羣臣之聲望不汚操履無闕是

不為覆護之說然後陛下可以委任而責成則非臣之私便也

再內引劄子

人莫難於養其心而人主之養其心為尤難恭惟本朝列聖養心之道備矣臣不敢遠引亦不敢稽深言之姑誦臣少壯時身所見聞高宗壽皇兩朝時事每自退朝於起居食息之暇無非以禮樂刑政之具務自檢束一日之內每事有常以何時刻延見儒臣以何時刻省閱

章奏以何時刻親方册或游戲翰墨也然後以其餘景燕衍尊俎娛嬉苑囿至於暮夜又必宣名宿直官從容晤語間以觴詠如是者皆三二十年寒暑不渝忽一日不如是即內侍以近醫藥為請而中外惶惑矣夫以堯父舜子稽古學道度越漢唐之君而克勤小物課為日程拘拘不廢何也意者雖聖人不可以不持養之故也臣幸遭逢備員近侍每見陛下臨朝之際莊敬肅穆儼然若神雖執禮名家無以竊議於以仰窺聖心持養必

有道矣而比來傳聞往往以爲玉音所發或異尋常機務之間稍失次第廷臣震灼莫曉其故妄意窺度其説多端以臣愚見或者陛下言動偶有此差誤耳恭惟至聖至明動循法則而又春秋鼎盛剛健日新何繇言動有此差誤無乃起居食息之暇所以自持養者愆其常度而延見儒臣之時少歟省閲章奏不屑加意歟或親方册游戲翰墨等事暫置弗講歟不然則燕衎尊俎娛嬉苑囿之樂惟意所適而無節歟又不然則是燥濕陰

陽之冦或傷其和而忽忽不樂以得此也陛下幸因臣言試自省察萬一有此不可不反求之也孔子以終日無所用心為難而孟子論心亦曰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操存而舍亡則心之不可以無所繫也如此伏願陛下法高宗壽皇之所行存孔孟之所戒以其日力定為常度非徒以親政治民亦所以尊生介壽惟赦其狂僭留神裁察社稷幸甚臣不勝忠愛之情

奏乞襃録傅察宗澤婁寅亮子孫劄子

竊覩近者贈岳霖煥章閣待制與張其一子官仰見公朝旌念舊臣苟有勞烈即錄其子孫承襲重爵以此勸士天下知尊君親上之報不薄而徇國者衆矣幸甚臣嘗論本朝聖聖相承每遇大事則有先見特立之臣奮不顧身為國建事臣不暇遠論姑述宣和以來三朝所覩在徽宗時則有傅察以死事為節義之功之首高宗中興時則有宗澤以留行為翊戴之功之首壽皇入繼大統時則有婁寅亮以建儲為定策之功之首然而傳

察贈典雖甚優渥宗澤致仕亦頗通貴而兩家子孫未蒙旌異棄善録瑕令人於邑至於寅亮初以上虞縣丞敢建大議高宗嘉納擢為御史其後時議不同竟死小官澤不及後遂以之祀若以至和嘉祐故事言之宜在褒崇之典一切勿問臣恐傷忠厚之風塞敢言之路上無以發明高宗至公之心下無以對敭壽皇善繼之美欲望聖慈以所以褒賞岳飛子孫之意推及三家以廣恩惠以勸忠力

繳奏冊寶官吏推恩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節文為冊寶都大主管所申奉上尊號冊寶了畢被差一行官吏推恩事二月六日三省同進呈奉聖旨除已推賞人外餘並特與三分減一推賞内第一等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二等轉一官第三等減三年磨勘其軍兵願換犒賞者聽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恭覩上件聖旨指揮係是依紹熙元年體例三分減一推賞施行臣檢照紹熙元年正

月一日修製奉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至尊壽皇聖帝壽成皇后尊號册寶行禮了畢并正月十九日修製中宮册寶行禮了畢推恩等第人數第一等五人轉兩官第二等十二人轉一官減二年磨勘第三等四十三人轉一官資今來所降上件推恩指揮内人數比紹熙元年第一等承受官多一員第三等除貼去外照管事務官尚多一員行遣書寫奏報文字官多一員第三等承受并諸司行遣人多一員已上共多四員臣竊詳紹熙元

年推恩之人係是修製奉上三宮四册四寶事務繁重職掌稠疊計日甚久為勞亦多所以當來恩數特異常典今來修製奉上慈福宮尊號册寶雖曰千載一時非常之慶然而幹當臣寮偶被驅使只合課計心力以為酬奬所是一宮一册一寶既與三宮四册四寶體例逈然不同伏緣近日都大主管官不俟一等具申尚書省取旨推恩先次獲降聖旨指揮轉行兩官一時後省皆失契勘只作特旨放行以致遂人妄援前例保明陳乞

今來雖經朝廷裁酌將都大主管官止轉一官餘人三分減一推賞比之元年委是太濫以此始知都大主管所申首為身謀上欺聖聽因兹儕輩大啟倖門而又增添員數至五六人恭惟國家對天下之休慶事未已竊恐濫恩寖廣官爵益輕臣愚欲望聖慈軫矜民力吝惜名器將工件指揮除軍兵聽換犒設一項外其餘更加裁損務令允當仍將所增添人只依舊數不許增多庶幾日後無疆之慶僥倖衰少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

錄奏聞伏候勑旨

貼黃檢准紹熙三年十二月二十二日聖旨指揮

玉牒所進壽皇聖帝玉牒會要所進壽皇聖帝會

要了畢與減半推恩緣上項進書篇帙少似已前

特行減半推賞與今來事體一同伏乞睿照五年二月

十一日

奏入

繳奏孫拱之轉官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樞密院關奉聖旨忠訓

郎御前祗應孫拱之為侍從有勞可特與轉行一官令臣書行右臣取到吏部狀見得孫拱之自授承信郎以後十年之間已轉五官數内淳熙十六年轉了三官又自紹熙二年九月磨勘轉忠訓郎至今年十二月纔及兩年有餘更轉一官臣不知其有何功勞被此恩數蔵月未久僥倖太多壞武臣年勞之法長褻近私謁之風臣不得不為陛下惜也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二月二十日奏入

繳奏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樞密院關二月十四日奉聖旨已降指揮壽聖隆慈備福皇太后尊號冊寶承受官依淳熙十二年紹熙元年體例差置緣各已經大典職事與其他不同特與免減一員餘依已得指揮施行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照得紹熙元年修製奉上四冊四寶差人管幹不得不多今來修製奉上一冊一寶若初間從公差置便合取旨省員却乃比如舊數增多

六人其為欺罔不待力辨徒緣業已施行重於痛有鐫
減此臣所以從寛論奏乞只依元年員額已荷宸聰悉
垂采聽不審何故復有上件指揮以臣窺度必非聖意
自欲反汗以長倖臣只是此曹恥於退聽求勝公論且
夫行法自貴近始今承受官係是第一等推恩人若許
存留即其餘小官豈無辭說則是身為貴近者亂法度
也恐非古人患不均之誼臣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
賜收寢令照應已降指揮施行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

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二月二十日奏入

再繳奏孫拱之轉官及冊寶承受官免減一員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臣所繳孫拱之轉官奏狀并錄黃一道恭奉御批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特與書行續准尚書省劄子并送到錄黃為臣所繳冊寶所承受官特與免減一員二月二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書行臣須至再具奏聞者右臣語對三省將上臣

所論奏冊寶官減員事得旨依奏者今月十三日指揮也承受官免減一員十四日續降聖旨指揮也又三省將上臣所論奏孫拱之不當轉官事得旨依奏者今月二十三日早指揮也可特與書行當日審奏續降御筆指揮也以此見得二事可其奏者陛下之初心朝廷之公論也續准内降者陛下之不得已左右之乞憐也臣誠不肖攝承詞掖儻不能體陛下之初心而曲從其不得已之意則非所以發明聖德不能伸朝廷之公論而

下比於乞憐之人則非所以裨賛邦政豈不為廢司存忘法守乎則臣不敢奉詔必矣臣愚欲望聖慈將十四日續降承受官免減一員聖旨指揮并二十三日續降書行孫拱之御筆指揮並賜追寢只從元來三省將上已得依奏聖旨指揮施行不勝幸甚所有元付到御批粘連在前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五年二月二十四日奏入

貼黄恭准御批孫拱之為係實該五年年勞賞可

特與書行令取到吏部狀御前衹應本部即無立定年勞推賞條格指揮顯是難以施行伏乞睿照

繳奏饒州奏勘程廷倚斷案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節文為饒州奏勘到程廷倚斷案令臣書行右臣照元案見得程廷倚高祖程節曾祖程鄰皆官至寶文閣待制𥝠高祖正議大夫祖父皆命官今廷倚以僧惠深受其債錢誣以占屋而訟之縣

又辱罵其骨肉迫逐起遣不勝忿恥倩人打僧其下手人王念四本州已從徒三年髠髮居役定斷即廷倚元謀減一等徒二年半贖銅五十斤罪止於此矣本州復引勑有蔭人犯徒流罪情不可贖者奏裁臣不識廷倚所犯何以謂情不可贖乎徇一僧之欲而辱兩制之故家者是州司不平也從一州之請而廢千載之蔭法者是刑部不審也且夫情重奏裁必有大不得已者近年守臣倚法作威往往多是以此藉口捃摭細故汙衊衣

冠今若復因饒州所奏有此行遣臣恐郡守之專恣者援此為例操切士大夫之族矣臣愚欲望聖慈將上件指揮特從末減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三月二十九日奏入

入奏劄子 四月

臣不勝螻蟻之忠輙有愚言仰干天聽如蒙省覽即臣雖就誅戮不悔臣聞父子天性也孝慈之道不待教而能者也自士庶人皆然而況於人主乎然考之載籍則

有尊為人主而隙開於父子之間至於禍敗反不若士庶人之家者何也賤者羣居其勢易親貴者異宫其勢易踈故也夫惟其勢易踈則離間之言易入離間一入則父之情不欲自疏於其子子之情不欲自明於其父由是愈難於言而父子之隙開矣父子之隙開而禍敗至唐之西内則李輔國之徒前日之龍德宫則梁師成之徒是也論至於此可為寒心恭惟陛下父子之間一同舜禹而比年以來稍虧定省之節臣誠甲賤不能知

宮禁間事若以前鑒觀之或者亦當有離間兩宮者乎
陛下孝謹本自無他偶以纖介動成疑阻壽皇恐傷陛
下之意不欲自察察言之陛下恐傷壽皇之意又不敢
自察察言之而左右之臣各憚天威又亦以傳言為諱
由是禮文寖疎情好日隔積成因循實駭聞聽此臣所
以不避萬死而輙言之也言之也者將以通之也有如
天意信謂如此即下臣此章明詔大臣使兩宮左右曉
然知此務通二聖之情則舜禹之德千載同符矣臣無

任拳拳激切祈懇之至

乞祠申省狀 四月六日

伏念某一介疎庸重以衰病誤被使令身兼數職皆是文字之官關繫事體而心力不逮瘵曠實多稍涉歲時曾亡報效嘗聞諸夫子曰血氣既衰戒之在得又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若某者所謂之陳力之勞違戒得之訓者矣内負初心外慚公議夙夜念此誠不自安區區欲望朝廷檢會前後陳乞在外或祠祿差遣狀劄特賜

敷奏早從所乞以安愚分以全晚節伏候指揮四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乞對狀四月十四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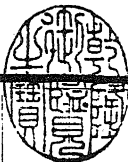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蒙賜對輙論及兩宮事仰荷聖慈濶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即古所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殆不過此臣雖糜捐不足以報然比至奏入却留不下十二日又幸同班奏事復蒙聖慈諭臣以向來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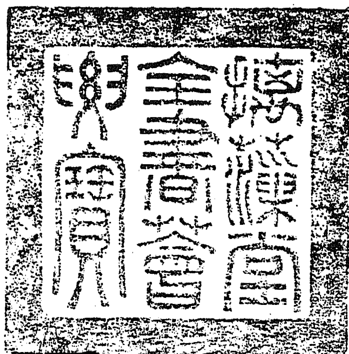
字說得未詳臣切自咎責不足以仰承明詔以致尚稽順動枉招謗讟臣若不務自殫竭以補聰明則非陛下之不聽用臣而臣實負陛下也欲望更賜以燕閒之頃令臣縷縷言之苟以螻蟻之微感動天聽於是二聖重懽四方相賀則臣之志願畢矣除已詣閤門進榜子乞奏事外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止齋集卷二十四

謹案卷二十三第十八頁前六行更合出自震斷刋本合出訛出合今改

卷二十四第二頁前四行尚不知改刋本改訛故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五至二十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十 集部

止齋集卷二十五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直前劄子 四月十八日

臣近者不識忌諱幸因賜對輙論及兩宫情意未通事

仰荷聖慈淵畧愚直曲垂清問備盡懇悃仍令臣入文

字指罪離間之人將有施行以釋疑阻則古所謂狂夫

之言聖人擇焉何以過此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至奏入竟留不下臣切自咎責非陛下之不聽臣言實臣負陛下耳以此不避煩瀆再有奏陳臣聞天倫骨肉自然恩愛偶有嫌隙至相猜疑考之載籍間或如此然而秉彝之性不可解剥同氣相求終易感動是以方其懐疑若將終身而不合及至感悟則又俄頃而如初往往喜極至於流涕豈同他人各有異志雖以盟誓相要竟亦闕防不已者乎又況陛下父子聖明同德舜禹適至

今日尤非本心茍反求於一念之初則何待於多言之切且陛下獨不記壽皇之踈魏邸乎自古廢立出於愛憎壽皇此時果何心耶而陛下忍忘之也若曰離間之人則亦宜有緣故究觀前代多是姦臣因懷反側之心遂行鬬喋之計為此向背皆以自危今之羣臣豈有是事盖未嘗得罪於陛下則必不赴愬於壽皇人情曉然可以洞察假使近習妄自分明間或有少可語言亦不過時暫欺蔽初非要害可造事端雖是合正典刑何足

尚煩聖慮此臣所以日夜痛心以為陛下誤有所疑而
積憂成疾至此也抑臣不識聖意今將聽二三大臣與
百執事之言而為父子如初歟將一切勿聽使父子終
不得相見歟昔者虞舜欲見其父於生前日號泣于旻
天訖於克諧萬世誦聖漢武欲見其子於死後作歸來
望思之臺天下聞而悲之而事已無及徒成永恨二君
之心大抵畧同遲速之間得失相反臣恐陛下今日之
不為虞舜而他日之將為漢武也臣言及此亦既泣下

今請以此月扈從車駕過宮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
陛下將退而就誅戮矣臣不勝迫切之情取進止

乞致仕狀 四月二十三日

右臣伏以車駕久不過重華宮起居實皆羣臣之罪而罪莫甚於臣身為近侍而陷君父於失德有臣如此將安用之今欲守本官致仕伏望聖慈特降指揮施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

再乞對劄子

臣十八日進對劄子乞以此月扈從車駕過重華宮起居為期若猶未也則臣實負陛下將退就誅戮矣二十二日遂具奏乞守本官致仕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臣迫於威命當日乞直前奏事更竭狂愚以畢區區之義而後去欲望聖慈赦其萬死速賜指揮臣不勝祈天俟命之至

直前劄子 四月二十六日

臣竊覩兩年以來以不過宮諫者衆矣誦說義理條陳

利害非不詳盡非不激切而陛下曾不加聽間或聽之亦不過勉强一出近者且以面從為聽嘻笑不加怪矣獨臣私念以為陛下誤有所疑積憂成疾以至於此故自去冬凡四請對每於陛下心事之間反覆開明至於深入切中往往陛下為臣傾倒一無隱情臣亦益得肆其狂愚無所諱避枚解而件析之誠冀聖懷曠然大悟起居飲食務自安和號令言語務自平允其在外朝不必事事過為留難其在内廷不必人人過為猜慮如此

則淵衷寧謐天性自見何待臣下固要力請乎而陛下以臣言之故釋然無他凡三感悟於此矣去冬令臣宣諭兩府翊日取旨前月令臣更入文字付外施行最後十八日復諭臣以早來曾許丞相以十九日命駕退朝之後便降指揮臣數四懇奏而玉音亦數四響答此陛下三感悟之幾也然今日確許明日中變不唯中變而又號名大衆赫然示天下以不肯出假如陛下有一人可信有一策可取有一日清明在躬豈至此乎臣所以

惶恐踧踖前此對後輙乞補外於今極矣宜即誅戮納祿謝事猶是自營而非臣之敢要君也天度寛容降旨不允臣敢不更自殫竭以畢區區之義臣聞抱虛恐者蹈實禍懐妄憂者得真疾何也此心最靈功侔造化一有所蔽皆成定力自非聖賢未易開悟甚者無故及於亂亡昔漢武帝征和間居建章宫見一男子收之弗獲而巫蠱始起又常晝寢夢木人數千持杖欲擊帝帝驚寤因是體不平忽忽善忘疑左右皆為蠱祝詛莫敢訟

其冤者已而有庆園之禍隋煬帝大業初内殿火帝以為盜起驚走入西苑匿草間火定乃還自後每夜眠中常驚悸云有賊至以覺貯毒藥謂所幸姬曰賊至當飲之已而有江都之禍由今觀之征和巫蠱本無是事只緣武帝疑心不解姦臣黨緣卒禍其子大業盜賊亦無是事只緣煬帝疑心不解左右壅蔽卒禍其身臣故曰此心之蔽甚者無故及於亂亡二君是也陛下不過宫豈非誤有所疑乎臣不識陛下何所疑重華耶道路之

言不以為責善則以為猶吝權以臣計之二者皆誤也且壽皇責善為天下計為社稷宗廟計耳假使陛下政事修明人心愛戴則壽皇之願得矣尚復何辭陛下不是之察豈非誤乎若曰吝權則進退百官必與聞其人罷行庶政必與聞其事而五六年來天下不見其有此也但見陛下懷不自安動輒阻感以其人為欺雖大臣死亡而不信以其事為怪雖細民疾災而不恤又豈非誤乎夫以誤為實而開無端之釁以疑為信而成不療

之疾臣切以為壽皇不能禍陛下是陛下自貽禍也臣言不足聽分當永棄念此違離不宜自他復為陛下懇惻言之伏惟鑒隋漢之所已往而捄其將來國家之福也兩宮之所期待也非獨臣之願也臨紙涕泣庶幾萬一取進止

奏事後申三省樞密院劄子

某輙有管見僣越申稟二十六日直前奏事嘗乞差近上臣寮調護兩宮上云此却是好商量朕裏面人不中

使不會說話不能委曲道朕意思待差大臣恐他輩不肯擔荷如此等事如何則好其奏陛下高爵重祿養許多士大夫雖使犯難赴死亦當向前況是諳熏華宫傳旨聖意有何不測不肯擔負但乞宣諭大臣如此處置上極以爲然且云待諭與宰執其因撿照得中興會要在孝宗時以叅知政事錢端禮充德壽宫使一時應合奏稟事件多藉端禮之力有此故事可以舉行今來若於親王執政宗室戚里中差近上臣寮一人充重華宫

使自後應合奏禀事件令得往來傳旨庶幾不至阻隔其以管見如此適以上達天聽欲乞朝廷特賜敷奏施行

小帖子靖康初顯謨閣待制譚世勣李熙靖主管龍德宫資政殿大學士王易簡提舉龍德宫併乞鈞照

再乞致仕申省狀

照對某昨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三日准尚

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不允又於二十六日直前奏
事面納劄子以申請欲望朝廷特賜敷奏連降指揮

再乞致仕狀

右某再具奏申乞守本官致仕今月二十七日再准省
劄備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某非不知隆天厚地之
恩何敢更有煩瀆伏念某自今春四次請對傾竭愚忠
誠冀幸上意開悟父子如初而天聽甚卑反覆諮度盖
已確許矣而竟中輟某是以痛自咎責上孤任使而有

此請不謂聖度寛容再降不允指揮感極涕零未知所報重念其危懇若此儻若誠意學術尚有毫髮可以自効豈忍納禄謝事求便其身區區迫切姑附不能者止之義欲望朝廷再賜敷奏早降指揮施行謹具申三省樞密院伏候指揮

奏事劄子 五月四日

臣聞人主之所以得天下者以得人心也所以失天下者以失人心也非獨以父子之私也苟得人心雖其父

不得以天下私諸人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昔者禹薦益於天將以天下遜也而謳歌朝覲獄訟者皆不之益而之啓故禹卒不與賢而與子故曰苟得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諸人啓是也秦人自以為萬世有天下死而號曰始皇帝其次曰二世欲以一至萬也然身死纔數月耳天下四面而攻之宗廟滅絶矣故曰苟失人心雖其父不能以天下私其子胡亥是也恭惟陛下今所憂疑豈非以不得愛於壽皇乎夫惟

以不得愛於壽皇而鬱鬱終日以失天下爲懼於是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舉世爲之惶惑而不加怪臣恐陛下之憂不在聖父而在人心也何者假如萬一壽皇誠責善誠猶吝權而天下歸心則陛下固有辭於壽皇矣壽皇雖不責善雖不吝權而天下離心則雖壽皇亦無以爲陛下計者是故疑壽皇者虛憂也失人心者實禍也此理曉然不待智者而諭今也舉朝諫之而不聽百官解體矣四叅常朝宰執而下無一人立

班者是失舉朝之心也舉國非之而不恤軍民皆怨讟矣或詐為詔書敢於指斥是失舉國之心也且舉朝諫之而不聽舉國非之而不恤猶曰為憂疑壽皇故也若乃吳挺之死半年而不置將張孝芳之見殺累月而不討賊他如班直待試於殿廷侍從待命於郊外往往邀然都不省記是於壽皇何預焉而陛下獨固守力行之又所謂舉世為之惶惑而不加怪者是豈不足以失舉世之心乎不但此也人情好逸而惡勞今仗下之士皆

晝晏朝已報班矣有唾不顧者臣未知禁衛之心果如何人情利親而患疎今自閤長御藥卒不得一至左右間嘗一日逐數十人臣未知近習之心果如何甚者嘉邸有子而不奏告掖庭有喪而不起發臣又未知宮闈后妃之心果如何陛下試一念此不謂之孤立歟不謂之人人自危歟陛下博覽載籍閱義理熟矣亦嘗見自古人主孤立如此人人自危如此而可晏然無事乎今天下本無事而陛下以憂疑失人心至此方且曰吾計

當如此吾不可放下矣而專欲盛怒益不容解則古所
謂肘腋之變蕭墻之禍殆不可謂今直無也豈不甚可
畏哉雖然破疑為笑在感頬之頃則轉禍為福亦在反
掌之間何者今日之事非若敵國對壘難平也非若强
臣跋扈難制也又非若四分五裂難收拾也徒以聖意
憂疑壽皇過當而人心不服耳聖意釋然則人心帖然
矣故今日過宫則人心以今日解明日過宫則人心以
明日解然則陛下何苦執滯而為此岌岌也在易睽之

上九曰睽孤見豕負塗載鬼一車先張之弧後說之弧匪寇婚媾往遇雨則吉說者曰睽孤之極見豕負塗甚可穢也載鬼盈車吁可怪也方張弧以攻矣而其極必變變必通俄而脫弧則無為寇之患有遇雨之吉者陰陽和也孔子之象曰遇雨之吉羣疑亡也人有此事則易有此象陛下今日非偶然也極則變變則通此其時矣獨柰何弗悟乎臣前後論奏以干冕旒大抵務為開釋冀自感悟而不忍以危言傷聖懷念當謝事納禄永

辭闕庭是以復誦人心可畏之説以望裁擇惟陛下速

圖之幸甚幸甚

奏事乞休致劄子

臣輒有迫切之懇仰干天聽臣凡再乞休致再准省劄

奉聖旨不允伏念臣心力衰憊難以復備使令欲望聖

慈速賜處分取進止 五月四日讀前奏事劄子畢即面納休致劄子得旨云甚好甚好當

日解官繳納告劄五件申尚書省樞密院

辭免秘閣修撰嘉王府賛讀申省狀

准温州進奏官遞到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三省同
奉聖旨陳傅良除秘閣修撰嘉王府賛讀伏念某立朝
無補分當斥誅聖恩寛大許還田里退惟僥倖感極涕
零不謂納禄未久成命已下寵以秘府論撰之名專以
親王勸誦之職自昔寛朝無此恩意人非土木豈不知
奮重念某學術衰落不堪復備使令加以匆匆去國適
當夏潦暑濕相搏遂成脾泄之疾雖欲勉强支持不前
所有上件恩除無緣可以祗受除已將省劄送温州乞

備所申繳納外欲望朝廷特依所乞令守本官致仕追

寢上件繳奏施行

辭免祕閣修撰贊讀與廟堂劄子

某輙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伏念某一介踈庸及此衰晚誤玷朝列迄無補報内負初心外慚公議惟有去官庶安愚分況自陳乞休致以來疊奉隆旨未遂其私及再請直前奏事庶盡拳拳之義必以學術空踈天聽高邈幸蒙從欲分當永棄今者休致未久除書已下寵以

論譔之章專以勸誦之選在君父可謂隆天厚地之恩在臣子益有深淵薄氷之懼瀝誠蘄免所以九頓首於洪造也恭惟少保大丞相先生諒人心之不同期時事之攸濟夫人心不同則匹夫之操不可奪時事難濟則書生之才不足用有如某宜置閒散又況玉音在耳不敢誣也干冐鈞嚴無任惶懼隕越之至

止齋集卷二十五

止齋集卷二十六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辭免再除起居郎狀

温州遞鋪傳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八日三省同奉聖旨陳傅良依舊除起居郎兼權中書舍人令疾速前來供職臣不勝螻蟻之誠仰干宸聽恭惟陛下因天

人之心應帝王之運屬壽皇之喪紀以聖父之倦勤稟
命慈闈嗣服大寶雖舜察人倫武王達孝孔子聖之時
春秋變之正無以過此宗祀幸甚天下幸甚臣偶緣末
學嘗備勸誦潛飛之際攀附何榮而首被明綸趣還舊
著維新之命獨先衆人豈臣區區所敢當此況臣立朝
屢年曾之涓埃之補幸蒙上皇矜憐齒髮將近朝露放
還田里俾全晚節而陛下顧以簪履之舊尚欲使令此
臣所以踧踖不遑須至控免伏望陛下察臣平昔素非

矯飾念臣衰遲已是頹惰特收誤恩以示初政臣不勝
祈天望聖激切屏營之至

辭免中書舍人狀

准温州遞到尚書省劄子一道七月十三日三省同奉
聖旨陳傅良除中書舍人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臣竊
惟古者設詞令之官初意不過以人主勸懲罷行之政
既與二三大臣共决之矣至其播告發明寫之簡翰則
茍能言者皆可使奏伎於其間不必人主一一親也久

之而言益行官益重蓋命令之有不當於人心者輙得封還始與聞政矣至於本朝遂與諫官御史給事中三數人者最用事如是其人少不稱職往往能為天下患不但言語工不工也恭惟陛下龍飛急於審官方將博求天下俊良而如是官者尤所當謹擇也如臣學術荒落重以衰惰獨奈何先天下士玷此選也以為潛藩之舊則示不廣以為攝官久則嘗不善於其職矣是皆不可矧兹惟新之命吏夏屬心不宜除授令人竊議臣所

以不殫煩瀆仰干天威伏惟思詞臣之重守家法之嚴而先衆俊謹新政特寢誤恩昭示中外不勝幸甚

再辭免狀

右臣昨具奏辭免新除中書舍人恩命事今月初九日准尚書省劄子七月二十八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者恩深感極豈敢固辭伏緣臣昨來所奏文字意指姑為陛下誦辭令之匪輕明舉措之當謹而未嘗及臣進退之義是以天聽未回俞音不下須至煩瀆再輸懇悃臣

聞潛邸舊臣號為攀附其侍御使令之人耶則不過奉
命承旨故其人志在恩寵但以畏謹避權不預聞外事
為義其切磋講習之人耶則嘗敷陳治道啓迪心術矣
故其人志不在恩寵而以不徒空言欲見之行事為義
二者甚不同也臣愚不肖不謂遭際備數勸誦凡向者
反覆言之正有望於今日陛下誠尊所聞誠行所知以
此答天心以此裕民力則萬世之下臣與有榮耀焉即
雖不在左右死且不朽況陛下以睿哲之資日進不已

加以方今百官之富非特往時二三僚佐之比如臣陳言不足施行陛下誠斷自今博求俊良與圖新政將所聞益髙明所知益光大矣即臣雖不在左右亦死且不朽苟惟不然皆恩寵爾況臣以休致之餘動闗物議又與見在職者事情不類所以不敢冐昧於一來也所有省劄臣未敢祗受除已具申尚書省外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辭免兼侍講狀

臣昨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除中書舍人方具奏辭免次又准省劄八月六日奉聖旨兼侍講臣正聽候前件指揮故更不辭免兼職今臣已迫威命前來供職所有兼侍講職事難以冐處須至懇祈冀回淵聽伏念臣向事朱邸備數勸誦方當陛下潛龍勿用之初不過講明為人臣為人子之道此則臣素所肄習者也夫惟素所肄習尚堪勉强故閱歲月幸無罪悔若夫路門經幄事體絶異蓋非政事之臣而欲致其主於唐虞三代盛

帝顯王之業凡所敷陳必至德要道急先之務一話一言稍有悟合則天下國家陰受其賜非徒指摘章句累次篇帙而已也然則如臣豈足堪此且以孟子名世之才猶自謂未學諸侯之禮房杜亦王佐也而不能奉禮樂之對由此言之苟非所習雖聖賢不可以强如臣之愚實非通識重以衰晚無温故知新之益今謂臣嘗為儲君講矣當能為天子講臣誠不敢自信也臣不敢自信而過使令之陞下眷舊之恩則厚而臣不知懼是但

貪寵也又況府僚限員固難博擇今陛下有百官之富賢俊林立欲求多聞豈無他士何乃眷簡獨私舊人所有上件兼職欲望聖慈特加謹重改授在廷鴻博之士庶有裨助伏候勑旨十月五日奉聖旨不允

辭免兼直學士院狀

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陳傅良兼直學士院臣聞命震驚莫知所措伏念臣以平生辛苦之志非不欲以文字得名以垂老攀附之榮非不欲以論思圖報既居西掖

又直北扉豈非臣之所甚願哉重念臣少多憂患早以衰疾盖年未六十而齒牙脱落鬚髮皓然終日强餐不能杯飯未昏就寢畏見燈火以此聰明銷退往往善忘況自比年迭為二史脚力疲於久立心事困於直前常恐一旦溘先朝露幸蒙上皇放還田里臣自謂得長往之期更生之幸矣陛下龍飛首加收名一月之間除目三下臣伏自思念有君如此雖使高人隱士影響昧昧之人猶當興起奉令承教況臣嘗備官僚久辱使令最

蒙眷遇者乎黽勉此來實出感激然自再入修門故疾輙作謁告彌旬職事俱廢又適當郊霈之後覃轉封贈數倍常時詞命塡委幾以百數日不暇給下筆甚㪍故臣區區方欲稍遲數月以承天意別求一官以便已私不謂陛下驟寵異之使無内制臣恐自此顛隮無日矣何者精力不足則必有弛慢之患思慮不强則必有闕誤之患假使隆寛不以為罪而書問之不酬請謁之不報亦必有不理於口之患此臣之所甚懼於顛隮也苟

至於此豈是陛下全度之意臣愚欲望聖慈察臣悃愊實非飾偽曲垂淵聽將上件無職特行寢免伏候勑旨

閏十月五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中書舍人供職後初對劄子

臣聞人主有大舉動必有以新天下之耳目而大慰民望恭惟陛下始自宅恤移御廣內此大舉動也正天下顒顒望治之時伏想聖心先定將有仁聲德意之事感悅士夫無被黎庶者矣臣不肖輙有管見一二仰裨聖

明惟陛下財幸一乞三宮各置使領以盡孝養之道一乞降詔問民疾苦仍申儆見行賑濟州縣官吏諭以賞罰一乞自宰臣以至侍從管軍次第宣引從容賜坐訪以軍國機務以示責成之意一乞撫問沿邉諸將并帥臣仍量加錫賚一乞增置諫官一乞收拾恬退滯淹之士一乞稍出内帑錢以助版曹經費少寛催理已上特臣區區愚慮所及未足以廣宣主德如蒙采納見之施行則嗣此有樂告陛下以治安之策者矣臣不勝拳拳

取進止

第二

臣聞今之獻計者類曰陛下宜以孝宗為法太上皇為鑒臣切以為是說也唯孝養三宮當如此耳而非通論也何者孝宗盛德大業不可勝紀固皆足法若夫上皇徒以積憂成疾浸不視事不可以為宗廟社稷主而非其治皆無足法者也陛下嗣守丕圖凡所施設誠參酌兩朝之盛典擇其為天下後世便者兼行之則可謂集

大成矣臣淺陋不能盡識兩朝之意輙以管見條上一二恭惟孝宗銳意恢復恥於苟安雖以德壽在宥不敢北伐而追懷陵廟閔念中原之志枕戈嘗膽日不遑暇訓練儲峙常若臨敵此一可法也早朝晏罷寒暑不渝引見臣工省閱章奏日了一日勿問休暇至於暮夜必宣名入直官賜坐從容議論時事此二可法也留意人才求之如弗及一語契合立致通顯所言不酬始督過之取舍以公明白洞達而無猜慮闕防之意此三可法

也儉於用度一金不以濫予內帑之積累數鉅萬唯是
振荒右武無所愛惜蓋以天下之財為天下用而不用
諸己此四可法也監司帥守見辭之際各訪其處民間
利病有以便民為請隨即施行蠲除貸宥曾無留難未
嘗輙怒官吏獨以貪虐獲罪於民者必罰無赦此五可
法也臣以為孝宗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
五者帝王之盛美也恭惟太上皇無事付之外庭采於
公論左右便嬖絶不預政不唯不聽其言又禁切之而

金繒酒食之賜則不吝嗇此一可法也八廂渥土之人置而不用未嘗以浮言危動羣臣此二可法也行都守臣兩浙漕臣三總領所悉以士人為之不以交結不以誕謾此三可法也管軍臣僚及沿邊帥守不以為御前差遣皆從三省降詔除授此四可法也給舍封駁臺諫論事雖累上迫終不以言為罪此五可法也臣嘗謂太上皇之治可為法者非一而陛下宜法此五者亦帝王之盛美也陛下誠上稽孝宗明斷總攬之政兼體上皇

隆寛不自用之意則天下可得而理矣臣所謂集大成者以此盖奉偏而補其獘則能全兩朝之美矯枉而過其直則反有一偏之患臣恐議者不察妄分取捨以惑聖聰敢昧死一言唯赦其狂愚而采擇之則天下幸甚

請對劄子一

人主心術必有所尚何謂所尚先定其志而後力行之者是也臣不暇遠引前古且以高宗德業為陛下誦之方高宗艱難百戰之初欲復大讎欲定中原欲還謁九

廟則其志尚在恢復及大母已歸徽廟之梓宮已還南北之勢已成高宗之責少塞而天下亦倦於用兵矣則其志尚在和好方志在恢復則用趙鼎用張浚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恢復之謀也及志在和好則用秦檜自退朝之後延見臣下省閱章奏游戲翰墨至於燕私皆和好之事也高宗所以享國之久動無過舉者以有定尚不雜不息而已雖然此臣借以為喻之說而非勸陛下之說也今陛下春

秋鼎盛鋭意於學而又聖稟純素絶無嗜好臣切以為陛下之心方如止水方如明鑑以此為堯舜以此為三王無不可者臣獨未知陛下之心所尚者何事欲先定者何志耳不尚一事則將並進人之言而無適從不先定一志則將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且夫人主天下之利勢也富貴尊榮之所自出也倘陛下將聽並進之言而無適從汎汎然日復一日而無用力之地臣恐有乘間而入陛下之心者矣陛下此心方如止水

方如明鑑可以為堯舜可以為三王或萬有一先入者得陛下之心而用之臣恐陛下聖明雖鋭意於學無他嗜好而此心已有所偏向也此臣私憂過計欲勸陛下且以拯民窮為所尚此志先定則陛下始有用力之地自退朝之後以此意引見臣下以此意省閱章奏至於游戲翰墨至於燕私此憂此念造次不忘臣切以為是亦陛下養心之法不雜不怠充而大之堯舜三王之治可由是而致也何者以拯民窮為所尚即是仁心仁

心即是堯舜三王之心孟子嘗言之臣嘗發明之陛下嘗深信之矣

第二

臣切謂今天下亦多故矣臣未暇縷數獨念民力之困於此為極而莫與陛下救之者耳賢士大夫不為不多曾莫與陛下救斯民者何也勢不行也何謂勢不行欲救民窮必為帥為漕為總領而後可而三數官者雖賢士大夫不樂為之故也既曰賢士大夫而不樂為帥漕

總領何也外權太輕雖欲有所設施而不得騁故也是故不為法令之所束縛則為浮言之所動揺不為時政之所譁惡則為宦游於其處而不得志者之所中傷有是四患雖賢者亦忍事茍歳月耳而況其餘人乎且夫人情誰不喜遷而惡滯誰不好伸而耻屈誰不趨利而避害今也立朝自郎察不一二年可至卿監闕

又不一二年鮮不得為從官若夫帥漕則有奔走徧天下而無一日朝蹟者其間僥倖或得監職

自直閣積而至修撰極矣而所謂修撰者又必嘗爲卿監而後得之是終身無復從官之望臣所謂喜遷而惡滯人情之不樂一也今夫立朝苟有親故欲入館閣則可以移書帥漕若總領而坐取之無不如意者至爲帥漕連銜剡牘奏辟一屬官若准備差遣之類輙不可得若平工也則不過送部勘當訖於陸沉若稍有過差之請往往該部詰難回復甚者至被論列臣所謂好伸而恥屈人情之不樂二也今夫立朝自釐務職事官皆得

以親族子弟牒國子監補解試及監司帥臣苟非在川廣二千里外即子弟無收試之所每遇大比無所附着稍知謹畏者大率無故而殿一舉不然則為謬巧遷就以避貢舉條制斯可矣臣所謂趨利而避害人情之不樂三也如前四患則是事權太輕雖賢者猶不樂為之如後三說則是恩數太薄人人不樂也夫可與救斯民者必帥也漕也總領也而人不樂為之至此奈何憚改乎臣竊以為今日之勢莫若稍稍重外重外之術必使

帥漕總領皆可馴致於從官可以馴致於從官而後可久任可久任而後可責事功如此則帥漕總領始曉然知朝廷委寄不輕矣則夫前四患者次第自去而有為陛下出力救斯民者矣

乞放身丁錢劄子

真宗實錄大中祥符四年秋七月壬申朔詔曰朕臨御萬邦屬精庶政一夫不獲尚切於憂勞九賦用均唯思於寛簡惜其物力以厚民生眷惟浙江之區介

彼東南之域而自祖宗恢復聲教誕敷去率斂以居多俾樂康之斯洽洪惟利澤已浹編甿然計口筭緡尚存於偽制治財吝納仍限於歳輸特俾蠲除式申曠蕩其兩浙福建荆湖南北路身丁錢並特除放如有元以錢折征物色亦與除放自如有以下十三字據福州法冊添入

凡歳免緡錢四十五萬四百六貫

身丁錢不知所始臣伏讀御札則知其為東南偽制也

本朝六路次第歸化所以加惠之者甚厚往者婦人有

之至淳化三年免見十月四日瓊州勑寺院行者有之至咸平五五年免見七月四日兩浙福建路勑攝官有之至至道二年免見正月十五日廣南勑鹽亭戶有之至太平興國元年免見九月福州路勑賃舍寄住者有之至咸平六年免見四月二日廣州勑死丁自咸平二年始與除放八月二十日杭越明睦台温處衢婺秀蘇湖十二州勑逃丁自咸平四年始與撿閣見七月十一日荆湖南北路勑又偽命日如福州每丁三百二十五自太平興國五年定納錢一百七月高象先奏請福州長溪有温台等州投過一千七百餘戶二千餘

丁每丁亦三百二十五自景德二年定依温台州見納錢二百五十四月二十日劉炤奏請蘇州每丁納米自淳化五年定納錢二百見八月十七日蘇州勑睦州每丁六百九十五處州每丁五百九十四自咸平三年許將紬折納五月二十三日兩浙路勑抑見僞制各出一時頗亦不等前後勑命大底多者使寡難者使易不宜有者使無而諸國苛斂漸趨於平至是廼一切蠲去與民更始天聖間侍御史章頻言先帝除放僞命身丁東南之區聖德所被十六年矣放過

錢七百餘萬貫而軍國之須不聞申匱乏可謂至論然
臣又按實錄明道元年三月兩浙轉運司言大中祥符
五年已放諸路身丁錢而婺秀州尚輸如故乞蠲除之
蔡襄亦嘗言偽命日諸州各有丁錢唯漳泉州興化丁
錢折作米七斗五升真宗皇帝哀矜困窮蠲放兩浙福
建身丁錢其時漳泉興化是亦丁錢折變作米無人論
奏因依遂至先朝大恵不及三郡以此見祥符放丁溥
及六路其間猶有至今輸納者皆府縣占吝奉行不虔

之故推而廣之宜在今日恭惟陛下仁聖在上軫憂民瘼欲省賦甚矣間者斷自淵衷量減折帛之估有司以闕經費為言其議遂寢以臣愚見折帛固宜減不如身丁切於窮民且其為錢視祖宗折帛之估纔十之一而其為丁視納折帛之家殆累數萬緡陛下尋祥符之詔斷而行之幸甚

止齋集卷二十六

止齋集卷二十七

宋 陳傅良 撰

奏狀劄子

繳奏羅良臣供給免折酒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臨安府狀今月二十八日承修內司提轄劉信之白劄子得旨宣諭安撫令臨安府宣借廂軍一十五人付浙西總管羅良臣使喚所有羅

良臣每月供給免折酒與依韓侂胄例支破仍具知委
聞奏本府除已恭稟聖旨指揮施行從條合行奏審伏
候指揮閏十月一日奉聖旨依已得指揮令臣書行右
臣不知羅良臣為何人但為陛下愛惜此聖旨指揮不
敢不具奏耳何者差兵士十五人與之使喚此至猥瑣
也請受不折酒此至微末也今也遣中使傳隆旨下諭
天府之尹而及此至猥瑣至微末之事豈不虧損國體
玩瀆主威乎臣忝為詞掖論駁此等小事固有慚色區

區願望陛下以此類推之特垂省察繼今或有無厭之
輩敢復以此干冐天聽並勿施行如至再三即須行遣
使天下曉然知陛下一號一令皆有關繫不出於私謁
皆足聳動不至於徒行幸甚幸甚臣愚欲望睿慈將上
件指揮特賜追寢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
候勑旨五年閏十月初三日奏

繳奏謝淵請給合支本色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黃一道中奉大夫守給事中兼

直學士院兼實錄院同修撰臣樓鑰奏准中書門下省
送到錄黄為知閤門事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其請給
等可依韓侂胄例特與依祿格全支本色日後遷轉准
此事令臣書讀臣仰惟陛下奉承三宮惟恐不能順適
聖意然法制之設所以公天下而共守之有不可踰者
知閤謝淵為皇太后親弟請給等依韓侂胄例特與依
祿格全支本色有以見陛下奉祖后之意然真俸之支
則有不可𠋣瓌𠋣琚同為太皇太后之親姪同為檢校

少保節度使可謂事體至切矣然吳瓌之請眞俸已久無有議者而吳琚之請太上皇爲之降旨則黃裳以給事中力陳者三四陛下爲之降旨則黃由以攝給事中又至於再三論奏而後止疑若有甚異者無他瓌在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之前而琚在指揮之後也指揮既定之後若又開此門則戚里扳援何時而已兩朝聖明終允其奏韓侂胄之眞俸以淳熙十五年十一月降旨正與吳瓌事體一同謝淵之請切似吳琚臣是以不容不

論欲望聖慈收寢前項內批指揮自後若不係南班隨龍統兵戰守之人以真俸為請者一切以定制裁之既以杜僥倖之門於節用之政不為小補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讀謹隨狀繳奏以聞伏候勑旨

閏十月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謝淵為係皇太后親弟可特與書者餘人不得援例令臣書行須至奏聞者右臣昨來已嘗書行謝淵錄黄去訖今竊見給事中樓鑰繳駁文字委是允當始知臣當來鹵莾失於檢照不及

論奏今臣若但奉御筆指揮准前書行即臣實有三罪一則迎合聖意不敢執爭二則衝改紹熙元年十月指揮使自今有司無所憑守三則恥過遂非無見善則遷之義此臣所以須至煩瀆也欲望聖慈特賜追寢上件御筆指揮仍將臣當來鹵莽之罪併行譴責抑臣區區更有愚見恭惟陛下臨御未久每事只宜遵守法度竊見近來多因臣下妄有陳乞直降內批或與差遣或添請給人從今來御筆又有餘人不得援例之文臣竊以

為此等指揮皆是人主在位日久快意尚恩浸開倖門自亂成憲豈容初政有此不肅更乞陛下念付托之重正當加兢懼之時思調護之難未暇及間慢之事除却朝廷公衆啓擬即與施行應干宮禁小可請求斷勿垂聽所貴凡事務令整齊毋使外人輙有指議則宗社幸甚天下幸甚所有録黄臣未敢書行謹録奏聞伏候勑旨 閏十月十四日奏入

繳奏朱熹宮觀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録黄一道三省同奉聖旨朱熹依舊煥章閣待制提舉隆興府玉隆萬壽宫任便居住又准送到并免朱熹辭録黄一道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朱熹者三朝故老難進易退二十餘年多任祠禄今也欣慕聖明慉然一出天下相賀以為得人則進退之間豈宜容易未審何故遂聽退閒除目之頒滿朝失色一則歸咎宰執不能回啓沃於未出之初一則交譏給舍不能還成命於已行之後紛紛之言其來未已臣所

以纔有所聞一一具奏未蒙報可方切惶惑今此錄黃當臣書行臣若嚴憚天威俯首惟命則是上累主德下喧士論皆臣之故臣必不敢區區欲望聖慈追寢上件指揮所有錄黃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閏十月二十四日奏入

貼黃臣伏思念若但寵其行未足以彰陛下不吝之德莫若留之方慰人望伏乞睿照

繳奏紫霄宮免科數等事狀

准中書門下省録黄一道奉聖旨紫霄宫五嶽殿係專
一崇奉太上皇帝及御前本命香火去訖除依條送納
二税外特與蠲免諸般科敷措借指占安泊等事令臣
書行右臣嘗論奏初政不宜以小可陳乞直降内旨已
蒙開納今紫霄宫復有御筆指揮特與蠲免科敷措借
等事可謂頻瀆天聽玩狎主威矣況今貧民困於科折
若更令游手坐食之徒反得幸免即本宫遞年合輸財
賦官司難與除豁須至均敷在人户名下是恩足以及

游手而不至於百姓尤臣所深惜也臣愚欲望聖慈更不施行上件指揮仍自今後似此陳乞一切斷絶天下幸甚所有錄黄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勑旨閏十月二十九日奏入

繳奏陳峴知贛州狀

准中書門下省送到錄黄節文三省同奉聖旨陳峴差知贛州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令臣書行右臣竊以為陳峴早為從官素號鄙俗多歷

方牧蔑聞廉稱前後臣寮屢有論奏而峴貪不知止謀欲復用睥睨累歲經營萬端今若果如所欲則是朝廷真無公論士大夫真不必事廉恥而巧宦者皆有僥倖之圖益無靖共之操矣然則臣豈與峴爭區區一郡哉況峴自駁罷帥廣西之命不聞務自洗濯省愆遷善但聞其身為次對諂事太守以為諸兒求權局而已恭惟始初之政方尚旌別似此不知厭足之人豈宜獎用臣愚欲望聖慈將陳峴知贛州指揮特賜寢罷所有錄黄

臣未敢書行謹錄奏聞伏候勅旨十一月初十日奏入

辭免實錄院同修撰第一狀

准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差臣兼實錄院同修撰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緣尚有管見不敢輙冐受上件兼職須至煩瀆乞賜寢免盖臣自為郎官即兼檢討幾涉三年未嘗得効鉛槧之勞以臣平生辛苦頗好編述比入史院無以自効何也史院無専官故也三年之間修撰同修撰官繇今丞相趙汝愚以來繼以尤袤倪

思李巘沈揆及近來朱熹無慮數人檢討官亦自韋穎黄艾沈有開黄由薛叔似及葉適無慮數人皆不甚久別有遷除所謂實錄缺然如故與臣未入院以前無所增益以此灼見若無專官則一朝大典卒無就篇之日臣嘗論奏雖蒙上皇嘉納未見施行今臣謹繳進向來劄子欲望聖慈特垂省覽令提領大臣勿拘近例別置專職一二人使其他兼官以時入局同共商量分擘修纂庶幾年歲稍見次第若不課其効但添兼職是恩寵

之而非事實也臣不敢奉明詔所有上件劄子未敢祗受伏候勅旨 十一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第二狀

臣昨具狀奏乞寢罷兼實錄院同修撰指揮准尚書省劄子今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伏緣臣當來辭免文字且申前請乞置專官不宜但添兼職以爲恩寵而未嘗及臣不堪使令之故致蒙天意未遽從欲則臣豈敢冐昧不盡其情盖見今史官皆極天下之選徒

以各有攸司各率其職志慮所分精力不逮是以具員
雖衆成書尚難如臣於今朝行最爲衰退舊學昏忘前
聞遺失已試罔功方切自訟豈可復玷此選乎以臣所
見當今良史之才莫如朱熹葉適其餘如吳人傑王明
清之徒皆有志於此者也朱熹葉適近嘗入院未幾而
熹帥江陵適總淮餉秉筆之士相顧嗟惜陛下誠聽臣
言以一朝大典之重不吝改作復用此二人者使之專
領將天下皆以爲得人豈非聖朝之美事明主之盛舉

哉但熹既去國假如强起猶在數月之後而適尚未朝辭足可下留行之命臣愚欲望聖明發於英斷以所除臣同修撰一官改作右文殿修撰或祕閣名目以留葉適則不過年歲可與奏篇恭惟高宗中興盛德大業可傳萬世陛下何愛此一官不以擇才臣備員法從而隱默不言亦有蔽賢之罪兼臣緣多病正欲少須别求一在外差遣以便休養所有上件兼職指揮臣不敢祗受

伏候勅旨

貼黃稱照對葉適與臣有鄉曲朋友之好臣以公論不敢避嫌如蒙采聽之後有以為其人不堪此選即臣當伏罔上之罪伏乞睿照十二月二日三省同奉聖旨依已降指揮不允

應詔薦宗室趙師處趙師淵狀

准紹熙五年閏十月二十一日三省同奉聖旨比來宗室在朝者少可令兩省臺諫侍從各舉有文學器識者二人以備選擢右臣仰惟明詔深切事情伏緣近來不以宗室與庶姓同進是致在朝稀少上關宸慮但以臣

所識仍加訪問欲如詔指求備頗難其人伏見其中尚沉下僚最有士譽如宣教郎新知袁州宜春縣事趙師虙文林郎前寧海軍節度推官趙師淵行誼修飾趣操廉靜可以仰備選擢敢以上聞謹錄奏聞伏候勅旨五年十二月初三日奏入

潛邸講堂轉官辭免申省狀

准都進奏院遞到朝散大夫告一道為係潛邸講堂官轉一官者伏念其一介疎庸本無學術偶遭休明備數

勸誦累年於此蒙眷甚隆曾乏涓塵仰裨海嶽反以尸素上累知人之明又況自致煩言尚叨祠祿竊伏思念罪重責輕銜荷恩私不知所報豈當復與儲僚羣賢同在論功行賞之數所有上件恩命不敢祗受除已寄納溫州軍資庫外伏候指揮慶元元年七月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辭免與郡申省狀

准尚書省劄子閏十二月五日奉聖旨陳傅良沈有開並與郡拜恩殊特揣分驚皇伏念某罪戾之餘惟知循

省驟蒙聖慈還官賦祿闔門千指叨竊溫飽銜戴隆天厚地之施莫知稱塞曽未改歳再蒙收拭俾司民社仰惟聖上矜憐簪履之舊致茲誤寵感銘次骨誓竭糜殞伏念某衰病日侵鞭策不前矧已試罔功愆尤素積不於此時力祈寢免異日戍命遂下冐昧祗受必致顛隮重煩造化欲望特賜敷奏許其終滿祠祿庶幾少安愚分

嘉泰二年閏十二月二十七日三省同奉聖旨不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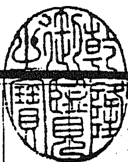
辭免知泉州申省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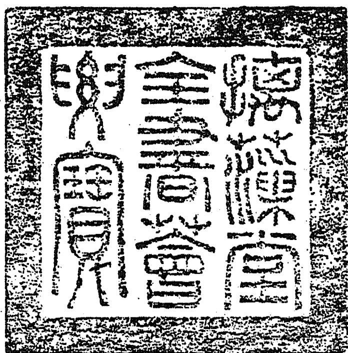
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差知泉州替葉適闕有合奏陳須至煩瀆者伶貧恤老君相之恩量力効官人臣之誼伏念某生平辛苦積成痼疾自歲庚申至今未已浮腫如水顫掉如風神明支離日就昏塞不省人事者屢矣此豈可尚堪驅使將以寄千里之命乎況溫陵大邦甲於閩部蕃漢雜居獄市難擾而使衰瘁當之必見闕誤謀以裨報徒遭罪責載念臣自叨誤恩畀以祠祿月有所入足了醫療若及滿歲庶保殘齡貪戀公朝豈所

覬望失此私便忽然永已却抱無窮之恨又況此邦比年選牧多處法從其往者疵釁之深患在高位雖循省不為不久扶拭不為不至若一日起廢復此逾越公論不置且見顛隮又非所以保全之也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收回成命仍舊奉祠 嘉泰三年三月十三日同奉聖旨不允

止齋集卷二十七

謹案卷二十五第七頁前六行在孝宗時考此劄子是于光宗朝奏事後申三省者是時孝宗方在不應稱其廟號考宋史錢端禮提領德壽宮事在隆興二年則此句當云在隆興中方合疑後人刻集時誤有改竄而不知其謬實甚附訂于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録監生臣葉椿